



中共風雨八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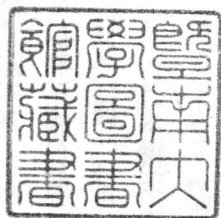
凌鋒



20083

中共風雨八十年

凌
鋒



中共風雨八十年

作 者：凌 鋒

發行人：林楊月清

出 版：The Epoch Publishing Corp.

1744 Highway 27

Edison, NJ 08817, U. S. A.

全球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灣

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

367號三樓

電 話：(02) 2642-2629

傳 真：(02) 2641-8660

國際書碼：1-59068-002-2

印 刷 地：台北市

出版日期：2001年5月30日 初版

2001年6月30日 再版

2001年8月20日 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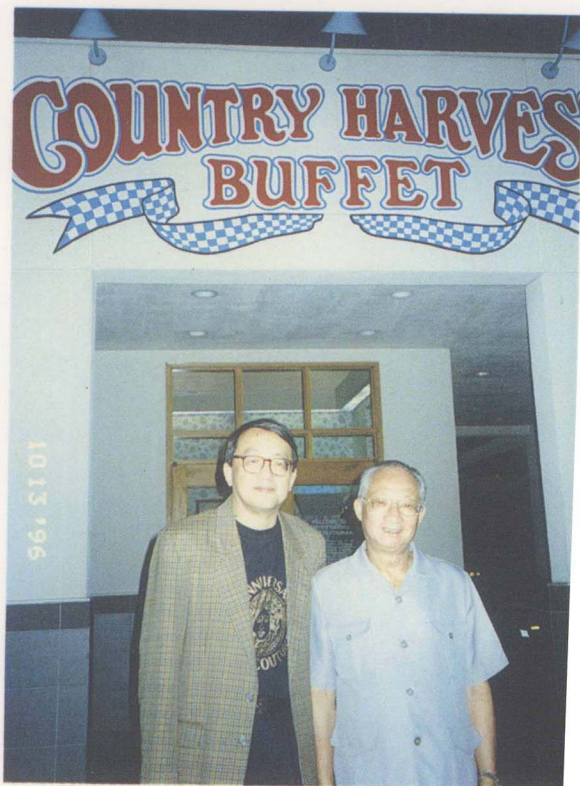
定 價：台幣3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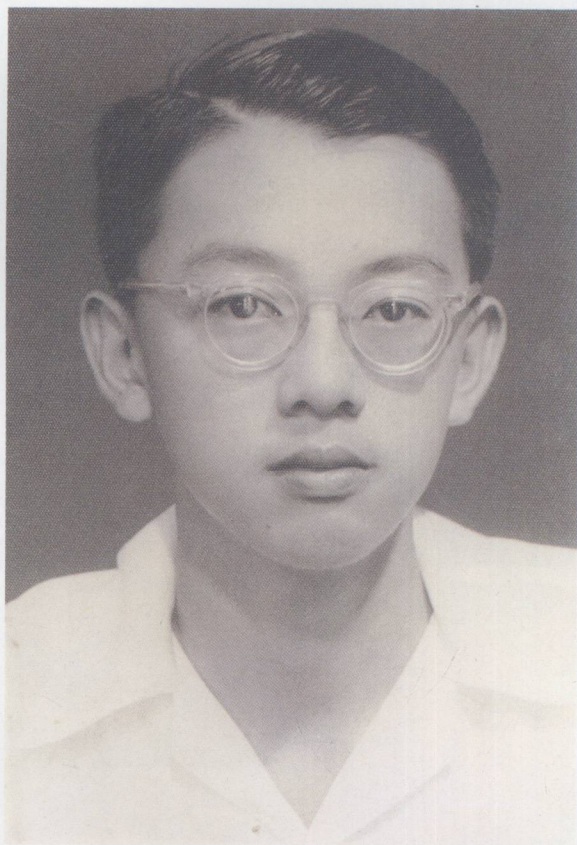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凌鋒與余英時97年7月攝于普林斯頓



金堯如于凌鋒夫婦抵美當晚 (28/6/97)為其設宴洗塵



少年凌鋒



凌鋒（後左四）于1988年跟隨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夫婦（前左5、7）張五常（前左3）拜會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前左6）



凌鋒夫婦與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母親王凌雲（左1）在美探望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左2）



凌鋒在普林斯頓大學反右運動四十年研討會上發言。



在美獲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接見，向其致送著作《閒話毛伯伯》



凌鋒夫婦在紐約歡迎台北市長馬英九



與亦師亦友的前老闆經濟學大師張五常合影



凌鋒夫婦款待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左2）與香港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左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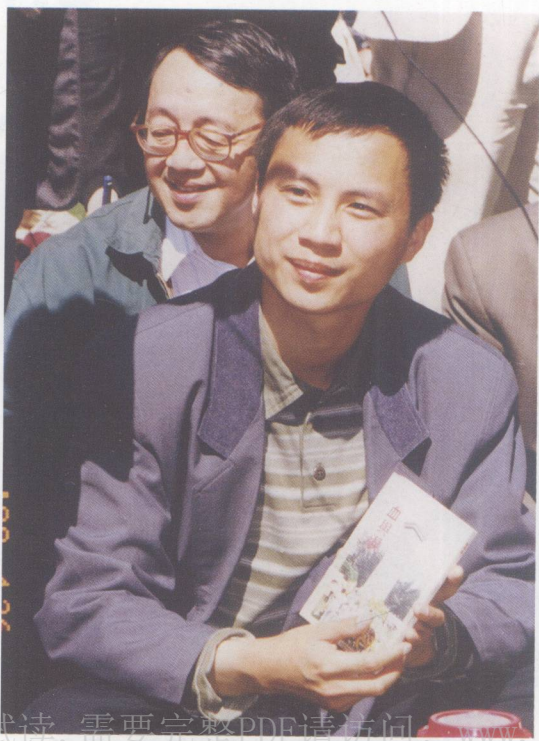
為台灣自由時報專訪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



凌鋒與夫人楊月清拜會香港民主黨主席李柱銘



凌鋒在89年香港百萬人大遊行中高舉“作協、作聯”大旗（左1）



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來美後首次公開露面獲凌鋒（後）贈書



凌鋒應邀在紐約及華盛頓大談“50年海外統戰親身經歷”其右方第二人為座談會主辦者：僑選立委范揚盛



凌鋒98年在美獲得“萬人傑新聞文化獎”
由萬夫人何智明女士頒贈獎牌、獎金

序

余英時

林保華先生自從一九七六年到香港之後，二十多年中寫了大量評論中共政權和回憶他在大陸二十一年（一九五五—七六）生活的文字。他的評論因為有親歷經驗作根據，無不入木三分；他的回憶，由於是痛定思痛的結晶，篇篇都有血有淚。我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讀這些文字，第一個感想是：這正是最有價值的第二手史料。中國史學上將史料大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外在事象所遺存的痕跡，不妨稱之為「跡史」；第二類則是每一時代人的內心掙扎所留下來的聲音，用宋末遺民鄭所南的名詞表達之，則可稱之為「心史」。杜甫之所以被後世尊之為「詩史」，便是因為他的詩傳達了安史之亂的唐人心聲；元末杜本輯宋末人的詩為《谷音集》，也是此物此志。保華所挑選的二十萬字，恰好兼收了「跡史」與「心史」，其價值將隨著時代的推移而越來越顯現。記此五十年「心」、「跡」的文字自然不限於保華一人，他日史家博考眾說，便能重建這一段「劫盡變窮」的信史。蘇聯極權帝國崩解之後，官方的檔案已大批公之於世，歷史真相也逐漸呈現於讀者眼前。列寧殘殺「富農」的手令今已發現，共產黨第一代首領的凶暴便再也無法掩藏了。中共內部檔案必將步蘇聯後塵，一一成為歷史家研究的對象，祇不過是時間問題，而且為期已不在遠。蘇聯政權存在了七十多年而終於自我結束，這是一個最可靠的「前車之鑒」，也為我們提示了一個時間表。等到官方檔案出現之後，保華和其他同時代人所保存的「心」與「跡」便更能發揮出史料價值了。

中共即將大舉慶祝「建黨八十年」，展開自吹自擂的宣傳攻勢。保華心懷不忿，深恐世人爲其所愚，竟慨然自費出版這部文集，他的救世精神是特別值得我們尊敬的。我十分贊成他出版這部「心史」與「跡史」，但是我要勸他保持內心的寧靜，不必爲表面的紛擾所激動。林肯說得最好：「你可以欺騙所有的人於一時，但是決不可能欺騙所有的人於永久。」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持續了幾千年不斷的古老文明。這個古老文明中確包涵了許多沉渣積澱，必須經過長期清洗才能重新獲得生機。五十年來，這一切沉渣積澱都已浮現在水面了，其實這正是「貞下起元」之象，我們對於中國文明新生的遠景祇應該越來越樂觀，不應該悲觀。中國今天才真正處於「多難興邦」的前夕，中國人重回文明正流的日子已是可望而又可即了。《西遊記》中唐僧一人取經還要忍受八十一難，何況是十二、三億人的大群體要徹底調整它的生活方式呢？

「沉舟側畔千帆過，枯樹前頭萬木春。」劉禹錫流傳千載的名句是值得保華反覆吟味的。

二十一世紀元年五月十二日

余英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今年七月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

序

金堯如

凌鋒老弟建立他自己獨立的政論事業是一九七六年毅然告別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昂然立足於香港自由土壤上開始的。他的政論全面揭露和批判中共在大陸假借「革命」之名，使用暴力推翻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政府，建立起專政統治，廣施共產暴政，扼殺民主自由的劣行。

他的政論一登場，立即受到當年香港報刊的普遍重視，引起香港同胞的廣泛歡迎。當然，也受到中共駐港新華社的嚴加注意。「這個凌某人是何方神聖？是從哪股勢力殺出來的？」我當年在香港《文匯報》負責工作時，新華社領導人曾對我有一問。據說，北京中共的《內部參考》方面也對他有些政論中的內幕情節和批判感到一點驚異。因為凌鋒老弟的本名是林保華，自然查不到凌鋒其人。

凌鋒老弟的政論確實大不同于香港當地一般的反共文章。有他獨有的內容，獨有的剖析，獨有的風格。我當年看他在反共報刊上的文章，其批評中共各種各類的革命謬論及其暴行，也總是擺事實講道理，做到以理服人，以理勝人。他拿中共所作所為的事實，有系統的揭露和批判中共在大陸上一個又一個的「革命鬥爭運動」和「共產主義建設」，指出其鎮壓人民和剝奪人民的本質。中共無言以對。當年我負責香港《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等的新聞宣傳方針貫徹工作，但對凌鋒的文章沒有回敬過，實在也無以回敬。雖然他曾在反共報上

寫文章諷刺我已經享受到「一國兩制」的生活。而在中國大陸上的「八九民運」和天安門廣場上「六四屠殺」之後，我和凌鋒老弟成了好朋友。

現在，我應該說，是我跟他走上同道了。但是，「六四」後一年我避居美國之後，是我力勸他在「九七」香港回歸之前，務必移玉來美，不可在香港享受「一國兩制」生活。這一步，則是我拉他走上同道了。

凌鋒來美也接近四年了，其在美國、香港報刊和臺灣《中央日報》和《自由時報》等報上所寫的文字，當然也引起中共在美領事館和北京有關部門的注意。因為自從中共收回香港後，其在海外的華人統戰工作的重點已移往美國和臺灣兩地。凌鋒老弟的反共政論當然也被他們認為是他們開展華人統戰工作的障礙。這是一點不奇怪的事。

然而，奇怪的是中共自己忘記了凌鋒的反共政論正是中共自己「身體力行」當上凌鋒的「反面教員」教育他成功的。須記得凌鋒出生於一個愛國華僑家庭。因此，我以凌鋒為榜樣，說一說中共是如何善於把許許多多熱愛祖國，嚮往共產主義新社會的人們，特別是青年人「教育」成反共的名人志士。

須記得凌鋒並非生來反共之人，他出生於印尼一個愛國華僑知識分子的家庭。父親是一家愛國僑校的校長，母親是教師。當年抗戰期間，中國有許多胸懷祖國而傾向共產主義理想的文化人在印尼辦學辦報。凌鋒老弟顯然是從小受到這兩方面思想影響。一九五五年，他一個中學畢業的華僑青年，嚮往祖國，離家別親到北京來讀大學，參加建設共產主義新中國

的大學。這一顆赤子之心多麼珍貴，多麼可愛啊！

然而，在他於一九五六年考入「人民大學」的第二年，即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動了一場「整風反右」運動，他爲了響應黨的號召，和幾個同學合寫了幾張幫助人民大學黨領導的大字報，卻想不到很快被定罪爲「右派反黨小集團」了，只此一端就受盡了精神上 and 肉體上的折磨。

一年後，他又身經目擊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再發動的「人民公社」農村生產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運動。到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又墜入「十年浩劫」之中。

一九七六年，「十年浩劫」告終前夕，全國經濟和政治處於崩潰邊緣，凌鋒老弟終得以回印尼探親爲名申請到香港，從此脫離了中共大陸的煉獄。回頭一看，他從一九五五年自印尼回到「最親愛的祖國」，至一九七六年告別，其間在祖國大陸二十一年，只有頭一年就算在「人民大學」平平安安的讀書，其後十九年都身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中，共產黨的大煉獄中。最後，我願提醒中共，到今天多年來千百萬的大陸人民逃到香港、臺灣，及美國，成爲反共志士，凌鋒只是佼佼者之一而已。中共應認真考慮的是如何改造自己 and 掌握自己命運了。

金堯如：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浙江省政協常務委員；一九四七年大陸變色前夕擔任過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六四」事件後移居美國洛杉磯。